



小學六年，中學六年，總算把十二學年的「作文課」都挨過去了。十分高興，大學裏不須再「寫」作文了。可是在這踏出大學之門的前夕，却想要提筆再作一次作文，不是為趕著下課前交出作文簿，也不是為得那甲下、乙上的成績，更不是為修滿一個必修的學分而作，只因為心中有太多的感觸，想藉這枝禿筆發洩發洩。這是生來唯有的一次為真的想作而作的「文」。

「好快，就要畢業了！」這常可聽到的一句話，出自親友對畢業同學的談話中，含有道賀、感慨、驚異以及其他更多的意義。現在又再次敲擊到我的耳膜。它沒有帶給我太大的驚奇，却帶給我更多的回憶，沉思和搜索。回想件件往事，情景歷歷可繪，猶如日昨的現實，又似數年前的幻夢，虛無飄渺。四年前，懷著惶恐，好奇心，踏進「臺北醫學院」的拱形大門，走過石子和著泥巴的校園路上，它給我的印象是樸實和寧靜。在未完工的教學大樓階梯教室內進行我們的「新生訓練」，師長的訓詞似一顆定心丸，我暗自慶幸，沒有錯過一個求知識的環境。然而好奇心却是有增無減，終日警惕，為的是探討新的生活，新的學界，唯恐心志適應不了改變的環境，腦袋裝盛不下過多的知識。轉眼，四年過去了。眼見實驗大樓的落成，拱形大門已成歷史鏡頭，石子路面也舖上了柏油，排排整齊的樹木，青翠的草地成為最好的攝影背景。參加了三次別人的畢業典禮，這次該是自己坐在畢業席上

了。然而，在人人羨慕的方帽下，却仍是空空如也，所增加的只是更多的問號——「？」。現在再次走到人生的交叉路上，這是一條更寬廣的道路，有著無數的叉路任你選擇，你無從得知每一條路路邊和盡頭的景色，只有憑你的直覺去摸索。於是在班上掀起了無盡的喧嘩，各人表示著自己的看法，計劃和選擇。準備考研究所的，考「托福」的，考留學的，忙著找職業的；升學和就業是兩條最大的叉路。為「光榮的畢業」而努力的，是一條路；靜心等著當兵服役的，又是一條路；黑板上出現：「男女訂婚之比 1 : 6，女勝。」的字樣。也許這又是一條可走的小叉路。所餘的就是那些默默無言者，沒有人知道他們心中想些什麼，可能他有一個更動人的計劃，可能他正徘徊在無數的選擇中，進行著內心的掙扎，又因為周遭的環境不允許他作自我選擇，他只得繼續在交叉路上徘徊、徘徊……，直到發現一條最適切他走的道路。

日子流水般過去，流走了小學，中學和大學的生活，如果孔子在世必曰：「逝者如斯。」日子不會改變過，就像流水沒有改變一般。改變的却是數著它流過的人們，何等慨然！

這篇不成「文」的作文，若在小學可能會被批上「不通順」，「內容不充實」或「只是通順，沒有修飾」的評語。若在中學那可能是「文不對題」或「辭不達意」的評語。可是在大學裏却想把它當作文稿，希望發表在校刊中，是進步乎，退步乎！